

林庚詩文集



林庚诗文集

第四卷

中国文学简史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第四卷说明

本卷收《中国文学简史》。

《中国文学简史》上卷写至唐代，初版 1954 年 9 月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1957 年 1 月，新一版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1988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该书，并由作者作了相应的修订。1992 年，在葛晓音教授的协助下，作者开始下卷的编写工作。1995 年 7 月，本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7 年 9 月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今据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本排印。原书附录有 1947 年厦门大学版《中国文学史》朱自清先生序、作者自序及全书目录，因该书已收入本诗文中，故不重录。

第四卷目录

中国文学简史

导言	3
第一章 史前的短歌与神话传说	12
短歌与神话的发生	12
神话的流传与佚亡	15
第二章 周人的史诗	21
史诗的流传与写出	21
雅颂时代	25
第三章 民歌的黄金时代	29
十五《国风》的出现	29
民歌的内容	35
《诗经》的编订	40
第四章 散文时代	43
散文的新阶段	43
散文名著	51
第五章 诗人屈原	59
屈原与楚辞	59
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	69
第六章 秦与两汉的文坛	78
秦与西汉文学	78

东汉文学	85
历史与文学的分工	88
第七章 建安时代	92
社会动荡与建安文学	93
曹操 曹丕	101
曹植	107
其他代表作家	111
第八章 魏晋文学	114
阮籍 嵇康	115
左思	121
太康文学	123
刘琨 郭璞	127
笔记小说	129
第九章 江南民歌与陶渊明	134
江南民歌	134
陶渊明	138
第十章 南朝文学的发展	145
鲍照 谢灵运	146
齐梁时代诗文	151
批评与选集	156
南北文风的交流	157
庾信	163
第十一章 诗国高潮	166
唐初诗歌的发展	167
盛唐时代的诗歌高潮	174
王维	183
第十二章 李白、杜甫	188
李白	188

杜甫	199
第十三章 诗歌的落潮与古文运动	212
大历诗风	212
苦吟的时代	218
古文运动	223
第十四章 苦难的呼声	227
时代的中心主题	227
白居易	230
其他作家作品	234
第十五章 文坛的新潮与词的发展	238
市民文学的起来	238
唐人传奇	244
词的成长	246
第十六章 宋代文坛	259
时代的变迁	260
思想的分化	264
散文的成就	267
理性的玄学	275
文艺清谈	283
第十七章 宋诗的老化	287
程式化的形成	287
口语化与七绝	302
爱国的中心主题	307
第十八章 宋词的盛衰	315
以小令为先锋的五代宋初词	316
宋词的新阶段	329
词的赋化与小令余音	336

词的诗文化	343
寒士文学向市民文学的过渡	349
第十九章 宋元市民小说的兴起	353
宋元市民文学的特点	353
话本小说	358
讲史话本	360
第二十章 元散曲的发展	363
金元时代的特征	363
金元诗文	366
第四乐府	369
第二十一章 金院本与元杂剧	377
戏剧的产生	377
金院本与元杂剧	381
第二十二章 从北曲到南戏	385
舞台重心	386
关汉卿	388
王实甫	392
马致远	397
以故事为主的剧情	400
杂剧的南移	405
宋元南戏	406
第二十三章 明代文坛的兴衰	413
封建社会内部的剧变	414
八股时代	419
明代文坛的模拟论和反模拟论	421
市民文学的复杂性	429
第二十四章 三国演义	440
章回故事的成熟	440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441
第二十五章 水浒传	454
水浒的成书和作者	454
水浒聚义的原因和性质	459
边功理想和悲剧命运	466
第二十六章 西游记	471
《西游记》的成书	472
喜剧型的英雄传奇	475
童话的天真世界	480
明代其他神魔小说	487
第二十七章 明代戏剧	489
杂剧的尾声	489
昆腔的兴起	491
汤显祖和临川四梦	493
第二十八章 清代文坛与学术	498
走向末路的封建社会	498
清初诗文及汉学家	502
乾嘉朴学和桐城派义法	507
第二十九章 清代戏剧	512
清初剧坛	513
长生殿	515
桃花扇	519
昆腔的衰落和皮黄的兴起	523
第三十章 聊斋志异	527
唐传奇浪漫主义精神的复活	528
寄托孤愤的悲歌	529
劝善惩恶的救世婆心	535

聊斋中反映的时代思潮	537
聊斋的表现艺术	539
第三十一章 儒林外史	542
说部中的讽刺之书	543
传统人生道路的否定	543
揭开封建道德的假面	547
复古理想的幻灭和新意识形态的萌芽	549
卓越的讽刺艺术	551
第三十二章 红楼梦	554
《红楼梦》的时代和作者	555
《红楼梦》反封建的深度	556
面对整个社会的恋爱主题	559
贾宝玉的性格形象	561
《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	565
第三十三章 文艺曙光	571
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文	572
讽刺小说的发展	575
欧洲思想的介绍与文学作品的翻译	580
维新思潮的先驱人物	584
白话运动的初期	586
新文学的曙光	588
附录	590
重要作家生卒年表	590
修订后记	593
再记	594

中国文学简史

导 言

- 中国文学史的内容。●古典文学在祖国文化中的位置。●诗的国度。民间文学在文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伟大作品中所体现的：时代的脉搏、爱国主义的精神、和平的愿望，对于祖国历史、河山与乡土的爱恋，对于内外压迫者的反抗，对于斗争中优良品质的礼赞。
- 历代作家所属的“士”的阶层。●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历史作用，以开明政治为中心的文学传统。●从寒士文学到市民文学的历史发展。
- 中国语言文字上的特点与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化的宝藏。

公元前十几世纪的上古时期，中华民族就已经有了高度的文化，那时曾流行着许多短歌与神话故事，散文已经初步用作历史的记载，而且也出现了一些类似史诗的篇章。从那时候起，中国就正在进入初期的封建社会。三千多年来，历史不断地演进着，文学反映着每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歌唱着广大人民生活中的理想与痛苦，成为这民族文化中最丰富的宝藏。今天我们骄傲于祖国三千年来悠久的历史，对于过去如何实践着的文学道路，如何形成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如何在作品上具体地创造了光辉的成就，这些讲述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史主要的内容。

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中，文学作品是保存得最完备的部分。例如音乐，古代曾经是十分发达的，但是我们今天已很难得到古代的乐谱，就是唐代舞乐的盛况我们今天也只能从文学的记载中来了解它。再如图画，我们今天能看见宋代的画已很难得，更早些的作品几乎都只能是仅仅见诸记载了。只有文学作品，三千多

年来就大部分被完好地保存着，像古代《国风》里那么早的民歌，今天我们可以一字一句直接地亲切地读到它，这样对于祖国古代的文化就能有一个更丰富、更具体的体会。同时中国传统上原是一个诗的国度。“诗”居于“六经”之首，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诗的了解是不可缺少的。至于在艺术范围内，如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中国古典的画上往往也要题上几行诗句；要了解中国的画，也非了解中国的诗不可。这些自然也就使得整个古典文学在祖国文化的各方面都更居于首要的位置。

三千年来文学史上的发展，又具体地说明了民间文学所起的作用。例如《诗经》里的《国风》这些来自民间的歌唱，就使得四言诗从艰深的《雅颂》中获得了解放。再如两汉乐府之发展了五言诗，敦煌曲子词之发展了唐五代的词，这些在文学史上都是历历可数的。

文学是时代的镜子，它所反映的时代生活，乃是这一时代最核心的动态。例如《红楼梦》中所反映的封建制度的行将崩溃，那正是一个时代的动向；《国风》里所反映的封建庄园时代的发展情况，汉魏乐府中所反映的游子离乡背井的生活，都莫非时代的精神面貌。文学作品正以能反映时代的脉搏而成为伟大的作品。而这样的作品，其中所歌唱的思想感情，也必然表现着广大人民的愿望。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乃普遍地为人民所喜爱。屈原的《离骚》冲破了宫廷的黑暗就唤起了历代人民的景仰。阮籍的《大人先生传》痛骂那些墨守礼教、剥削人民的家伙们，就成为著名的篇章。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历来就因其不是虚伪的、屈从的；而是真实的，解放的，从而形成一个宝贵的精神力量。如果说其中含有着痛苦的伤痕，那也是勇敢的、骄傲的伤痕。我们骄傲于这些作品，热爱这些作品，正如同我们对于祖国的骄傲与热爱一样。而中国古代作品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首先乃是与和平的愿望分不开的。例如陈陶《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是何等勇敢悲壮的作品，可是这首诗里又多么鲜明的说出和平的愿望。这样一首诗对于正义的战争就将加强敌忾同仇的决心；对于侵略性的战争就将唤起反对战争的觉悟。再如李颀《古从军行》：“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入汉家。”前两句说战斗既然还没有取得胜利，就该舍身为国效忠；后两句说如果战争所得到的并不是和平而只是为封建帝王们掠夺到了葡萄，那才是毫无意义呢！这样的歌唱正是和平愿望与爱国主义最具体的表现。再如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首被誉为唐人最好的绝句之一，我们一读起来，就唤起浓厚的历史感情。这感情也表现为对于祖国乡土的爱恋。中国古典诗歌中恋歌较少，而山水诗却特别发达，这些山水诗篇除了少数吟风弄月，故作雕饰的作品之外，往往是一种朴素的乡土感情。这里有一个故事：南朝陈伯之原是齐的将军，齐亡于梁后，他恐怕为梁所不容，便投到北魏去；梁丘迟写信给他劝他还是回到祖国来，其中最有名的有几句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生平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悵？”陈伯之读了这信，想起自己的乡土，果然就带了军队回到祖国来。至于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祖国的河山，一草一木正无一不是乡土的感情了。这与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乃正是从来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不屈从的代表性人物，最早有伯夷、叔齐，他兄弟二人在商亡后，宁可饿死不食周粟，这坚定刚强的性格就成为后来传统的景慕。发挥这一个品格到了周末就有屈原。屈原有一篇《橘颂》，是礼赞橘树坚定品格的。他说橘树生于南国就绝不离开祖国，最后并引伯夷、叔齐的故事，说“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屈原一生与腐败的政治作斗争，因为无力挽回祖国的厄运，最后便

投水而死。屈原的这一发挥,影响更大。之后司马迁又为伯夷作传,使得一个坚定的有斗争性的品格,更普遍的成为历代优良的传统。中国广大人民在长期封建统治之下,体验到帝王所需要的往往不过是爪牙与奴隶,天下的宫廷十九是腐败的、昏暗的;因此常要求自己有一副硬骨头,有一个坚定的不低头于帝王与统治阶级之前的品格。左思诗里所说的:“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而左思这一种品格最形象的表现,就形成那“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名句。这也就是中国诗歌上传统所礼赞的“风骨”。

中国古代的作家大都属于“士”这一阶层。“士”多是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他们身份寒微,生活困苦,也即我们所通称的“寒士”,杜甫诗“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是指的这一个阶层了。他们出身于农村,流浪在都市,宋玉《九辩》里所说的“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正是代表了这一阶层的社会地位。知识分子之中也有属于“大夫”这一阶层的,这就是阮籍《大人先生传》里所讽刺的对象。“士”与“大夫”是显然有别的,例如《国风》因是最富于代表性的民歌,其中便多见“士”的活跃;而“大夫”则是要出现于宫廷的。《礼记》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大夫与庶人显然是居于不同的地位。而“士”呢?孟子说:“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士”与“庶人”却正是相提并论的。按《礼记》说:“下士禄食九人,”又说:“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所以“士”与“庶人”在经济地位上也是相去无几的。《论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匹夫”又称“匹士”、“匹庶”。中国优良的富于民主性的传说,所以一向就看得起这同于庶人的“士”,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士”的品格是要求得很高的。至于“大夫”呢,那似乎谈不上什么品格。民间诗人罗隐的《小松诗》所以说“陵迁谷变须高节,莫遣人间做大夫”!中国古典的优秀作家,正是传统的站在与

封建权贵势力对立的一面。他们虽然不可避免的要受到那时代一定的局限,然而正像一个巨人之站立在时代现实的土壤上,他毕竟是高出那个土壤的;他的高出也就是那时代的民主精华的体现。

在三千年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经济基础既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变更,人们的理想便自然地集中于争取开明政治,因为只有通过开明的政治才能限制剥削的过分残酷,才能保证生产力的上升发展。可是这开明的政治怎样能够得到呢?那就要向代表广大人民的“士”的阶层开放政权。这也就是封建时代所能实现的民主了。墨子的主张“尚贤”,反对使用帝王周围的亲信;屈原的主张“举贤授能”,反对包办政治的“党人”,都是这同一个斗争的表现。开明的政治,自然绝不能依靠在帝王们面前甘作顺臣或爪牙的那些人。孟子所说是:“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这“不召之臣”,其实也就是一种民主斗争的方式;例如嵇康不肯为司马昭所御用,这“不召之臣”就威胁了司马昭的政权,而嵇康临刑的时候顾日影弹琴就义,死得何等骄傲从容,当时有三千太学生集体为他请愿,要求做他的学生;他一方面由于威胁了统治者的政权而被迫害,一方面却那样的赢得普遍的崇敬和热爱,这就是尖锐的民主斗争的方式。当然在这斗争中,农民并不是袖手旁观的,军事乃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到了民主斗争在政治上无法开展时,农民就往往要用军事把斗争带到最高形式去,那就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这规律是无数次被证明了的。而在还没有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可以取代封建制度的时候,农民起义所取得的实际成果最后又还只能是封建社会的开明政治。“士”的民主斗争所以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发展的,也就是说是有力量的。在长期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正是这样满怀着信心,为自己的愿望与理想而斗争着,因此所创造的文化永远不该是阴暗的、低沉的、无望的呻吟;相反的,乃是鲜明的、开朗的、富于生命的高歌;它永远是光辉

的、健康的、为世代所骄傲的文化。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其初期与后期的不同,上升阶段与没落阶段的不同。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主要是代表着封建社会上升阶段的文学,也就是以士为代表、以开明政治为中心的寒士文学。随着封建社会逐渐走向衰落,正统文学也就日趋老化,这里正是一个历史的分界线,这样,宋元以来,新兴的市民文学乃日益兴旺起来,而越来越居于创作上的主要地位。这寒士文学与市民文学之间的盛衰交替,也便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鲜明的一个重大变化。自周民族以农立国以来,西周时代似乎是接近于一种封建领主的农奴制。当然在初期的封建社会中,免不了还有许多奴隶制的残余。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统一,农奴制又逐渐解体,进一步发展成为地主佃农制,形成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统一封建社会。国家高度的中央集权,根本性的生产资料——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城市成为政治、文化的中心。这些都具有某些商业资本的因素。这样,随着两汉以至唐代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这时市民文学便逐渐应运而生,宋元以来乃以小说、戏剧作为它中心的舞台,以故事的爱好,展开了全新的创作。当然,正统诗文中也并非没有故事的爱好,但往往是通过典故来满足这一要求。如李商隐最长于用典,他的作品中也就最富于故事性。像“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争将世上无期别,换得年年一度来”。这些富于故事性的用典,在诗人们的笔下,广泛地取材于神话、寓言、史传、笔记、民间传说等许多方面。“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在杜牧这首诗里,“赤壁之战”故事的影子已宛然跃于纸上了。这种故事的爱好到了市民文学中就充分地通过人物情节的抒写尽情地发展起来。丰富的社会内容、复杂的世态人情、爱情故事与英雄传奇等生动的主题,便在正统文学集中于政治兴寄的主题以外,展开了文学创作的新天地。同